

山崖比剑

金庸

令狐冲素知小师妹十分要强好胜，料想她跟林平之拆招，这套新练的剑法自然使来得得心应手，招招都占上风，此人武功低微，确是最好的对手，当下郁闷之情立去，笑道：“那么让我来给你过几招，瞧瞧你的‘玉女剑十九式’练得怎样了。”岳灵珊大喜，笑道：“好极了，我今天……今天上崖来就是想……”含羞一笑，拔出了长剑。令狐冲道：“你今天上崖来，便是要将新学的剑法试给我看，好，出手罢！”岳灵珊笑道：“大师哥，你剑法一直强过我，可是等我练成了这路‘玉女剑十九式’，就不会受你欺侮了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几时欺侮过你了？当真冤枉好人。”岳灵珊长剑一立，道：“你还不拔剑？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且不忙！”左手摆个剑诀，右掌迭地窜出，说道：“这是青城派的松风剑法，这一招叫做‘松涛如雷’！”以掌作剑，向岳灵珊肩头刺了过去。

岳灵珊斜身退步，挥剑往他手掌上格去，叫道：“小心了！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不用客气，我挡不住时自会拔剑。”岳灵珊嗔道：“你竟敢用空手斗我的‘玉女剑十九式’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现下你还没练成。练成之后，我空手便不能了。”

岳灵珊这些日子苦练“玉女剑十九式”，自觉剑术大进，纵与江湖上一流高手相比，也已不输于人，是以十几日不上崖，用意便是要不泄露了风声，

好得一鸣惊人，让令狐冲大为佩服，不料他竟十分轻视，只以一双肉掌来接自己的“玉女剑十九式”，当下脸孔一板，说道：“我剑下要是伤了你，你可莫怪，也不能跟爹爹妈妈说。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你尽力施展，倘若剑底留情，便显不出真实本领。”说着左掌突然呼的一声劈了出去，喝道：“小心了！”

岳灵珊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怎……怎么？你左手也是剑？”

令狐冲刚才这一掌倘若劈得实了，岳灵珊肩头已然受伤，他回力不发，笑道：“青城派有些人使双剑。”

岳灵珊道：“对！我曾见到有些青城弟子佩带双剑，这可忘了。看招！”回了一剑。

令狐冲见她这一剑来势飘忽，似是“玉女剑”的上乘招数，赞道：“这一剑很好，就是还不够快。”岳灵珊道：“还不够快？再快，可割下你的膀子啦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你倒割割看。”右手成剑，削向她左臂。

岳灵珊心下着恼，运剑如风，将这数日来所练的“玉女剑十九式”一式式使出来。这一十九式剑法，她记到的还只九式，而这九式之中真正能用的不过六式，但单是这六式剑法，已然颇具威力，剑锋所指之处，真使令狐冲不能过分逼近。令狐冲绕着她身子游斗，每逢向前抢攻，总是给她以凌厉的剑招逼了出来，有一次向后急跃，背心竟在一块凸出的山石

上重重撞了一下。

岳灵珊甚是得意，笑道：“还不拔剑？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再等一会儿。”引着她将“玉女剑”一招招地使将出来，又斗片刻，眼见她翻来覆去，所能使的只是六式，心下已是了然，突然间一个踏步上前，右掌劈出，喝道：“松风剑的煞手，小心了。”掌势甚是沉重。

岳灵珊见他手掌向自己头顶劈到，急忙举剑上撩。这一招正在令狐冲的意中，左手疾伸而前，中指弹出，当的一声，弹在长剑的剑刃之上。岳灵珊虎口剧痛，把握不定，长剑脱手飞出，滴溜溜地向山谷中直坠下去。

岳灵珊脸色苍白，呆呆的瞪着令狐冲，一言不发，上颚牙齿紧紧地咬住下唇。

令狐冲叫声“啊哟！”急忙冲到崖边，那剑早已落入了下面千丈深谷，无影无踪。突然之间，只见山崖边青影一闪，似乎是一片衣角，令狐冲定神看时，再也看不见甚么，心下怦怦而跳，暗道：“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跟小师妹比剑过招，不知已有过几千百次，我总是让她，从没有一次如今日的出手不留情。我做事可越来越荒唐了。”

岳灵珊转头向山谷瞧了一眼，叫道：“这把剑，这把剑！”令狐冲又是一惊，知道小师妹的长剑是一口断金削铁的利器，叫做“碧水剑”，三年前师父在浙江龙泉得来，小师妹一见之下爱不释手，向师父连求数次，师父始终不给，直至今年她十八岁生日，师父才给了她当生日礼物，这一下堕入了深谷，再也难以取回，今次当真是铸成大错了。

岳灵珊左足在地下蹬了两下，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，转身便走。令狐冲叫道：“小师妹！”岳灵珊更不理睬，奔下崖去。令狐冲追到崖边，伸手待要拉她手臂，手指刚碰到她衣袖，又自缩回，眼见她头也不回的去了。

令狐冲闷闷不乐，寻思：“我往时对她甚么事都尽量容忍，怎么今日一指便弹去了她的宝剑？难道师娘传了她‘玉女剑十九式’，我便起了妒忌的念头么？不，不会，决无此事。‘玉女剑十九式’本是华山派女弟子的功夫，何况小师妹学的本领越多，我越是高兴。唉，总是独个儿在崖上过得久了，脾气暴躁，只盼她明日又再上

崖来，我好好给她赔不是。”

这一晚说甚么也睡不着，盘膝坐在大石上练了一会气功，只觉心神难以宁定，便不敢勉强练功。月光斜照进洞，射在石壁之上。令狐冲见到壁上“风清扬”三个大字，伸出手指，顺着石壁上凹入的字迹，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。

突然之间，眼前微暗，一个影子遮住了石壁，令狐冲一惊之下，转过身来，却见洞口丈许之外站着一个人，身形瘦长，穿一袭青袍。

这人身背月光，脸上蒙了一块青布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瞧这身形显是从没见过。令狐冲喝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随即纵出石洞，拔出了长剑。

那人答，伸出右手，向右前方连劈两下，竟然便是岳灵珊日间所使“玉女剑十九式”中的两招。令狐冲大奇，故意顿时消了大半，问道：“阁下是本派前辈吗？”

突然之间，一股疾风直扑而至，径袭脸面，令狐冲不及思索，挥剑削出，便在此时，左肩头微微一痛，已被那人手掌击中，只是那人似乎未运内劲。

令狐冲骇异之极，急忙向左滑开几步。那人却不追击，以掌作剑，顷刻之间，将“玉女十九剑”中那六式的数十招一气呵成的使了出来，这数十招便如一招，手法之快，直是匪夷所思。每一招都是岳灵珊日间曾跟令狐冲拆过的，令狐冲这时在月光下瞧得清清楚楚，可是怎么能将数十招剑法使得犹如一招相似？一时开了大口，全身犹如僵了一般。

那人长袖一拂，转身走入崖后。

令狐冲隔了半晌，大叫：“前辈！前辈！”追向崖后，但见遍地清光，哪里有人？

令狐冲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寻思：“他是谁？似他这般使‘玉女十九剑’，别说我万万弹不了他手中长剑，他每一招都能把我手掌削了下来。不，岂仅削我手掌而已，要刺我哪里便刺哪里，要斩我哪里便哪里。在这六式‘玉女十九剑’之下，令狐冲惟有听由宰割的份儿。原来这套剑法竟有偌大威力。”

转念又想：“那显然不是在于剑招的威力，而是他使剑的法子。这等使剑，不论如何平庸的招式，我都对付不了。这人是谁？怎么会在华山之上？”



旗亭画壁

玄宗开元年间，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三位诗人名声都很大，又都落魄不遇。

有天，下着小雪。三位共诣旗亭，买酒小饮。

所谓“旗亭”即酒楼，古代酒家在道旁筑亭，门前挑着一面旗子，上面画着酒坛或写个大大的“酒”字，故称为“旗亭”。

刚坐下不久忽有梨园中十几位歌妓，在伶官带领下，登楼献唱。于是，三位诗人为避喧闹进了里间。不多久，又进来四位妙龄女郎，皆是当时京都著名的歌妓。于是，王昌龄对高适和王之涣说：我们三人都以诗知名，每每分不出高下。现在我们在此偷听诸歌妓歌唱，谁的诗人乐被歌唱最多，谁就为优。三人都说好。

一位歌妓唱到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这是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。于是，王昌龄用手在壁上一画，说到：“这是我的一首绝句”！

又一位歌妓唱到：“开筵泪沾臆，见君前日书。夜台何寂寞，犹是子云居。”这是高适诗的《哭单父梁九少府》。

于是，高适也用手在壁上一画，说到：“这是我的一首绝句”！

不一会，有人唱的是“奉帚平明金殿开，强将团扇半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”，这是王昌龄的《长信秋词》。

王昌龄又得意地在壁上一画：“又是一首乐府”。

但是，始终没有歌妓唱王之涣作的诗歌。

但王之涣并不着急，徐徐对高适、王昌龄说：“这些唱你们诗作的皆是潦倒乐官，只会唱一些‘下里巴人’之词耳。我的诗是‘阳春白雪’之曲，俗物敢近哉？”然后指着其中一位身穿紫衣、长得最漂亮的歌妓说：“待此子所唱，如非我诗，吾即终身不敢与诸子争衡矣。如是吾诗，子等当须列拜床下，奉吾为师。”三人大笑，在里间等候着。

等到这位歌妓歌唱时，唱道：

黄河远上白云间，
一片孤城万仞山。
羌笛何须怨杨柳，
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
王之涣笑着对王昌龄等二位说：“乡巴佬，我没有说错吧”！于是皆大笑。

